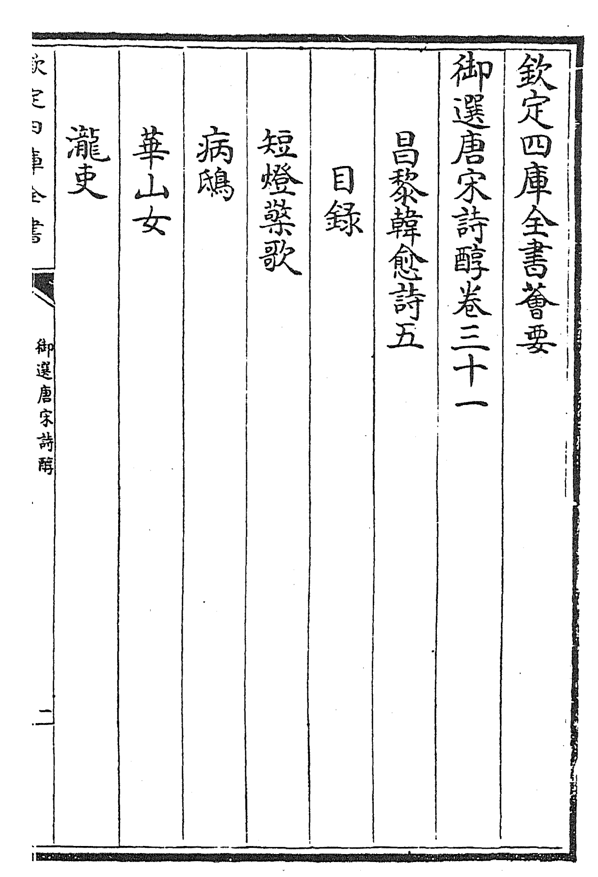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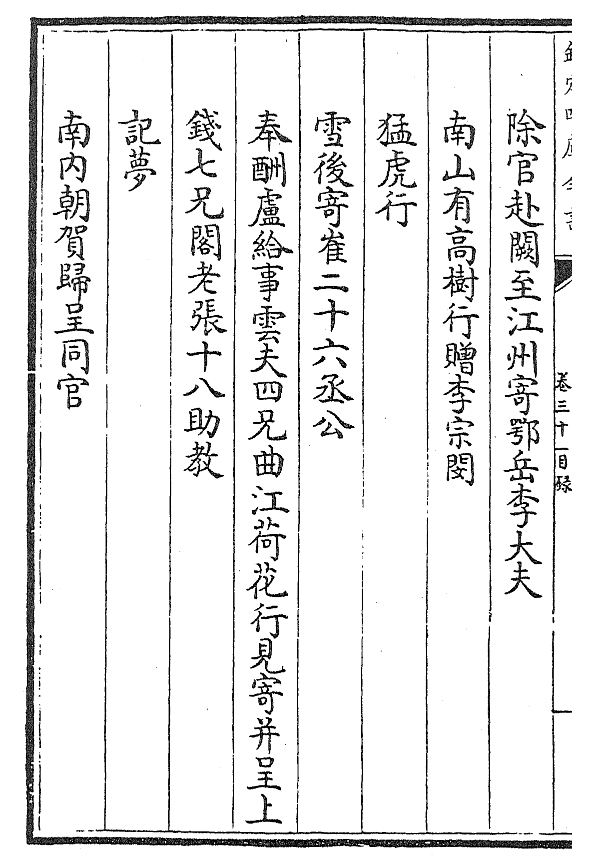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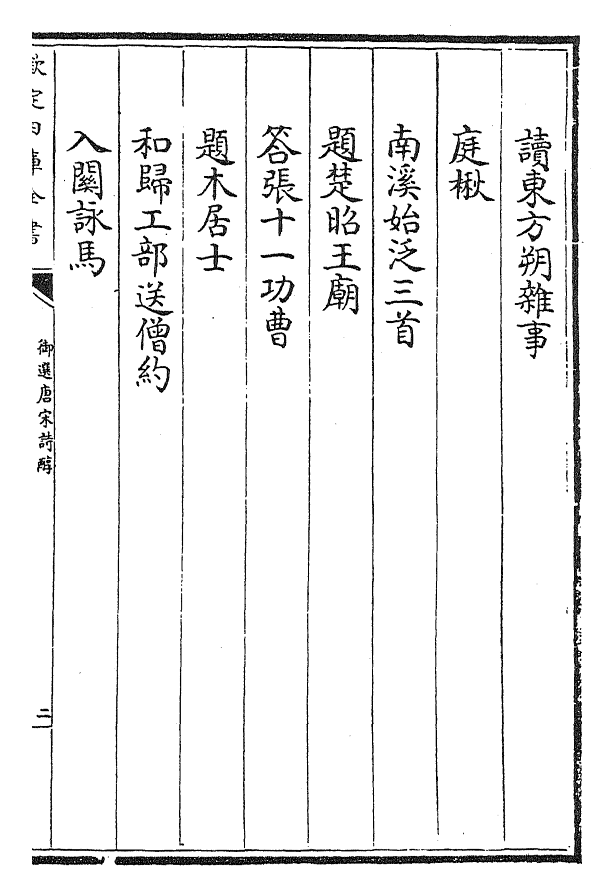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一

昌黎韓愈詩五

目録





木芙蓉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别酬以絶句二章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

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一目録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一

昌黎韓愈詩五

短燈檠歌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黄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凉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此時提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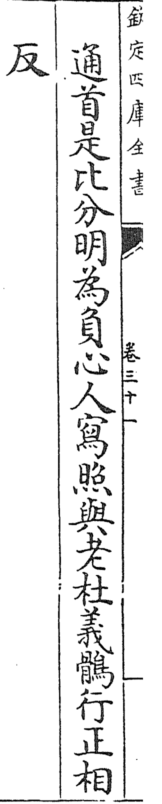
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
牆角君看短檠棄
貧賤糟糠諷喻深切

病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掙兩翅拍拍不得離羣
童叫相名瓦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
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淩紫
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

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秉其危丐汝將死命
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貍自知無以致蒙
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
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
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
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顧嗣立曰此詩每虛頓一二語用深一步法如計較
生平事殺却理亦宜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是也



通首是比分明為負心人寫照與老杜義鶻行正相反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閙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埽除衆寺人跡絶

驊騮塞路連輜軿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
抽釵脫釧解環珮推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名
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乗龍駕鶴來青冥
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帀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
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漁隱叢話曰類苑云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寧屈
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則曰童騃無
所識作誰氏子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

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朱子曰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衒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彦周詩話曰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

為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瀧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吳東吳遊

官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官令行自到那遽妄問為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

為此水邊神色久懍慌施大瓶𥩆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閒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

欲寫貶地遠惡却設為問答又借吴音俚語以致真切

之意助荒陋之態格調全祖古樂府來　君子以恐懼
修省瀧吏篇之謂也莫道英雄氣短
沈德潛曰音節氣味得之漢人樂府韓詩中推為別
調　借吏言以規諷主意在此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故
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
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

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惷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貫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

情致纏緜詞氣遜順使人之意也消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蓑蓑上有鳳凰巢鳳凰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衆鳥接其卑不知

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黄鵠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黄鵠黄鵠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黄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

韓醇曰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新書李宗閔傳云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知制誥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劒州刺史俄復為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縉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又云宗閔初為裴度引用及度薦李德裕可為宰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按度薦德裕在公没後五年新書誤矣

漁隱叢話曰退之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畧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所為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方崧卿曰心默有所規規圖也東坡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猛虎行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

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麏擇肉於熊豹肯視兎與貍正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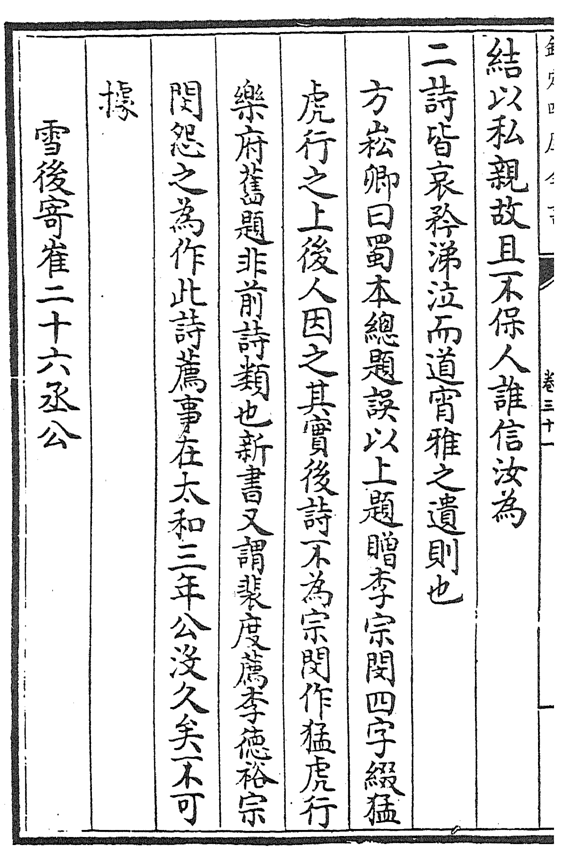
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

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

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

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頭猛虎死不辭但

慙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



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二詩皆哀矜涕泣而道宵雅之遺則也

方崧卿曰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為宗閔作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書又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為作此詩薦事在太和三年公没久矣不可據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
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顔
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
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
歸來殞涕揜關卧心之紛亂誰能删詩翁憔悴斸荒棘
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卧壯士大弨挂壁無由彎
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唶不可解
我心安得如石頑

起調激越極似同谷歌

某氏曰斯立是時為藍田縣丞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懐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

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

我今官閒得婆娑問言何處芙蓉多撑舟昆明度雲錦
脚敲兩舷叫吳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嵬嵬插花裏
玉山前却不復來曲江汀瀅水平盃我時相思不覺一
迴首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
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紅雲明鏡中特有雪山倒影便寫得異樣精采結似洒
脫正恐不能忘情
樊汝霖曰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

記夢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纓道妙角與根挈擕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捂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鬅䰐神完骨蹻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卧我手承頦肘拄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

行且咀嚼行詰盤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

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

安能從女巢神山

只是寓言勿真謂與鬼爭義

黄庭堅曰六字常語一字難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

難此乃為詩之法也

樊汝霖曰蘇内翰嘗曰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讀之

了不閑太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强云

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隨女巢神山又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也

某氏曰此詩葢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爲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爲左遷之時也

顧嗣立曰按金居敬云羅縷道妙三句意皆本參同

契角根陬維謂青龍處房六白虎在昴七朱雀在張二皆朝於元武虛危之位也迎一陽之氣以進火妙用始於虛危在一日言正當子半故曰須臾間又云百二十刻須臾間如參同契以十二卦十二律配十二時陽火陰符之候然一日之間有之一刻之間亦有之也公益深得金丹之旨乃倔强世間耶

南内朝賀歸呈同官

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内衙歸涼曉淒淒綠

槐十二街渙散馳輪蹄余惟戇書生孤身無所齎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犀滉蕩天門高著籍朝厥妻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酬稗稊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鷖樹以松與柏不宜閒蒿藜婉孌自媚好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尠不調鹽醯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

迷

戒心法吏始擬收身則已有爲而爲矣中間省躬引分

乃足爲朝士座右銘

雍錄曰唐都城有三大内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内大

明宮在東故名東内别有興慶宮號南内也

洪興祖曰中朝事跡云天街兩畔樹槐俗號爲槐街

白樂天樂遊園詩云下視十二街緑槐間紅塵即此

也

讀東方朔雜事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噫欠為飄風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偷入雷電室輷輘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衞官助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踣流漂八維蹉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接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實諠譁王母不得已顏嚬口齎嗟頷頭可其奏送以

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
殿衙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
俞瑒曰此詩洪興祖以為譏切權者觀結語云云殊
不然也意亦指文人播弄造化如雙鳥詩云爾不然
何獨取方朔而擬之權倖耶
顧嗣立曰按漢書東方朔傳賛曰朔之詼諧逢占射
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炫燿而後世
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公詩皆本經史而此

作獨專取內傳亦偶然戲筆故題之曰雜事也

漢武帝內傳曰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此桃昔為太山上仙宮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鮫鯨陸行海水暴竭黄鳥宿淵於是九源丈人乃言於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日乘雲龍飛去不知所在

庭楸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烟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間往既無可顧不往

自可憐

歷敘東西朝暮䌓而不殺彌有古意

南溪始泛三首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孰能量近遠陰沈過連樹藏昂抵横坂石䆉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南溪亦清駛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

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餽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顧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拕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三首神似陶公所謂姦窮變怪得往往造平淡者

蔡寛夫詩話曰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

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閒遠

有淵明風氣

王直方詩話曰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

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隱居詩話曰南溪始泛之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

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

張籍哭退之詩略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

休官罷兩月同遊遡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

遊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

秀才謂賈島也

題楚昭王廟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懐舊徳

一間茅屋祭昭王

顧嗣立日按公外集有記宜城驛云驛東北有井傳

是昭王井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高木萬株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萘與此詩同作也

答張十一功曹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笋躑躅閒開豔豔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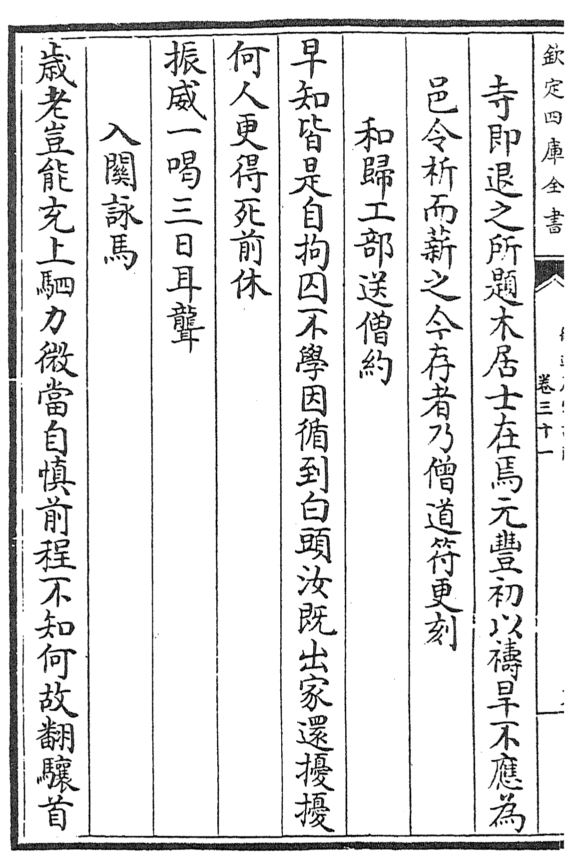
任子淵曰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題木居士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道破世情

張芸叟木居士詩序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鼇口



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馬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爲邑令祈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和歸工部送僧約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

振威一喝三日耳聾

入關詠馬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

牽過閼門妄一鳴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豔色寧相妒嘉名偶自同採

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

朱子曰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

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

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沈德潛曰入賈岑倡和作中可以伯仲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洪興祖曰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劒戟

詩家謂迴鸞舞鳳格

蔡寛夫詩話曰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云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

沈德潛曰沒石飲羽之技不必以尋常絶句法求之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

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

長慚典午非材職得就閒官即至公

嚴重蒼渾直逼杜陵

石林詩話曰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疾

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沈德潛曰莊重得體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李光地曰佛骨一表孤映千古而此詩配之尤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

晩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别酬以絶句二章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

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内
莫欺荒僻斷知聞
筆墨閒錄曰潮州以後詩最哀深宣溪絶句等詩絶
有味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
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

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李光地日末句取諸離騷所謂跪敷衽以陳辭者有

裳難正志氣象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

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司暖

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石林詩話曰蔡天啟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

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

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懐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

為公論重寛得士心降歳晏偏相憶長謡坐北窗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

恨不身先去鳥飛

詔許遲留而奮迅如此仁者之勇庶無愧焉

新書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

滯留自顧遂疾驅入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

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按詩話云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

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夫裴度之優游綠野乃不得已而與世浮沉故愈詩云云晏殊所處不同聞永叔諷厲正應改容謝之顧猶怫然於中耶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閒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退之與中立雅契同涉艱危樹功業其於當時朝局元老苦心有知之最深者二詩能曲傳之諷詠殊有餘味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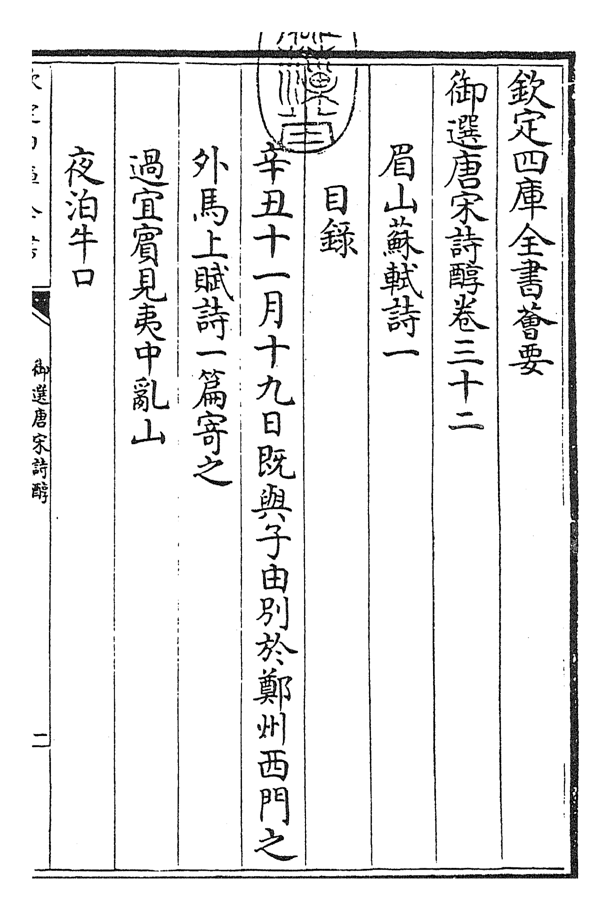
謄錄貢生臣郭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二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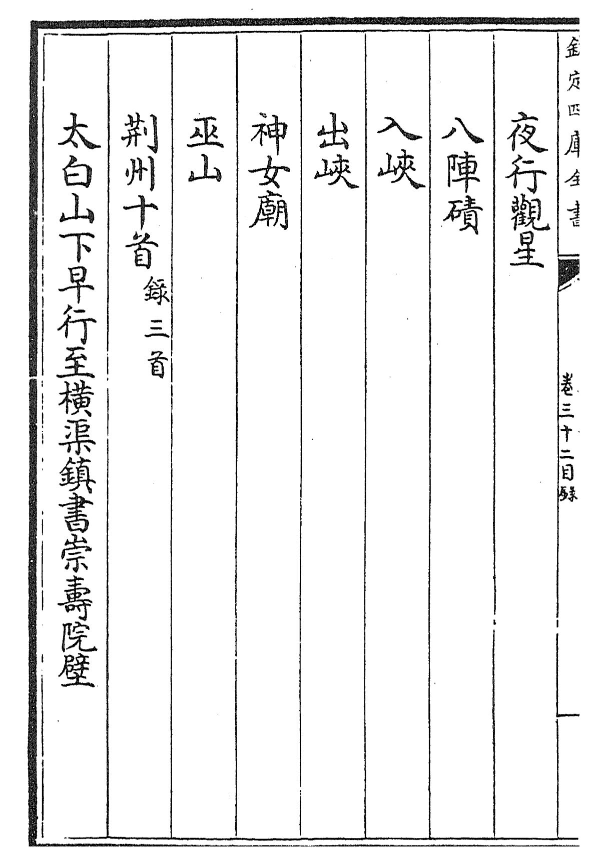
眉山蘇軾詩一

目録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夜泊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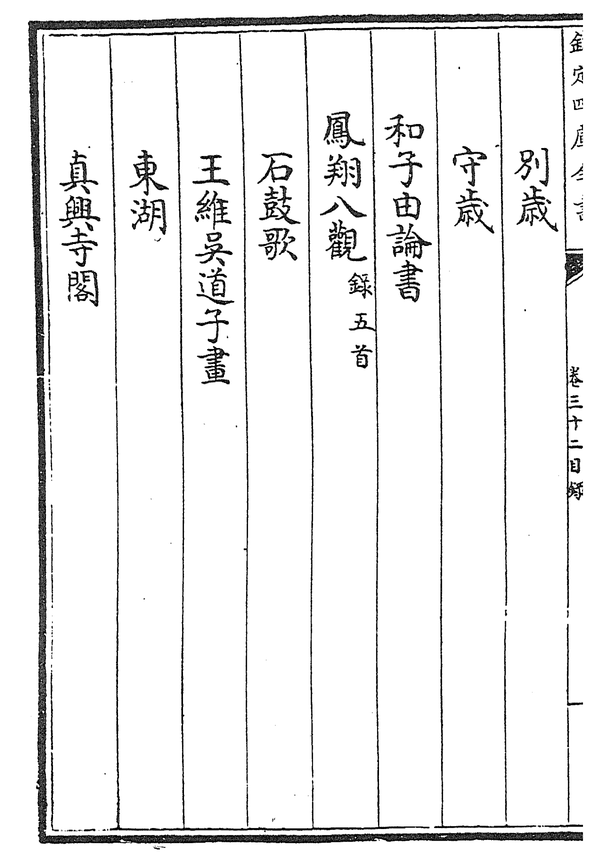
留題延生觀後山小堂

石鼻城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寄子由

饋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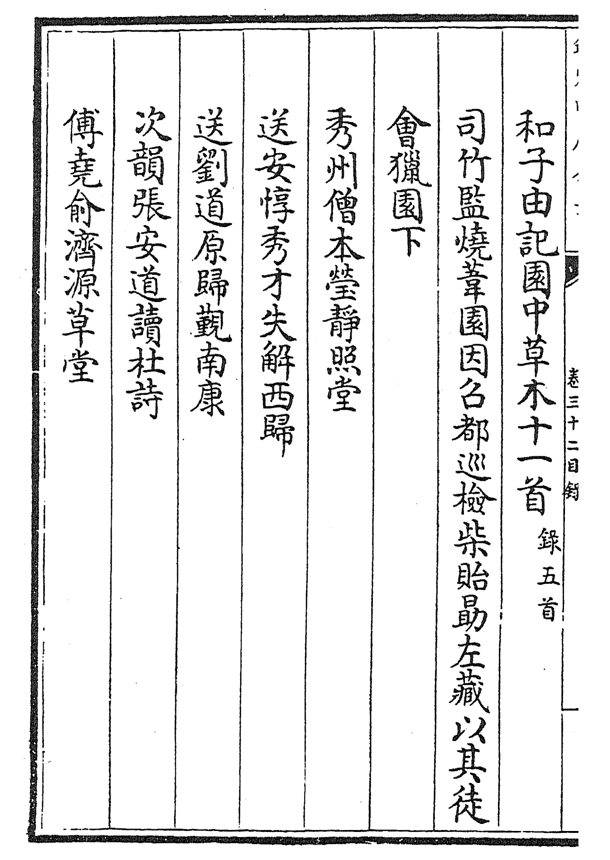
李氏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

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錄五首

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傳堯俞濟源草堂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二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五十六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二

眉山蘇軾詩一

詩自杜韓以後唐季五代纎能薄弱日即淪胥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之徒宗尚崑體祇是温李後塵嗣是蘇舜欽以豪放自異梅堯臣以高淡為宗雖志於古矣而神明變化之功少未有能驂駕杜韓卓然自成一家而雄視百代者必也其蘇軾乎軾之器識學問見於政事

發於文章史稱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為之也惟詩亦然地負海涵不名一體而核其旨要之所在如云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此軾自評其詩者也作詩熟讀毛詩國風離騷曲折盡在是此軾自以其所得教人者也且夫精深華妙則蘇轍稱之矣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則黄庭堅稱之矣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則蔡絛稱之矣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渾雅則敖陶孫稱之

矣前之曹劉陶謝後之李杜韓白無所不學亦無所不工同時歐陽王黄猶俱遜謝焉洵乎獨立千古非一代一人之詩也而陳師道顧謂其初學劉禹錫晚學李太白毋乃一知半解歟但其詩氣豪體大有非後哲所易學步者是以元好問論詩有云只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横流却是誰又云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蓋非用此為譏議乃正以見其不可摸擬耳其與軾並世之人漫為評論者如張舜民有仔細檢點不無利鈍

之言而楊時至謂其不知風雅之意後來嚴羽更以其自出己意為詩之大厄創大言以欺世夫豈可為篤論哉是編所錄挹菁拔萃審擇再三殆無遺憾其生平豐功亮節與夫兄弟朋友過從離合之跡及一時新法之廢興時事之遷變靡不因之以見詩凡五百餘首古體則五言稍多於七言近體則七言數倍於五言要歸本於六義之旨亦非有成見也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

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自注嘗有夜雨對牀之言故云爾

軾與其弟轍友愛特至時軾赴鳳翔簽判之任既別而

作此詩起句突兀有意味前敘既別之深情後憶昔年之舊約亦知人生要有別轉進一層曲折遒宕軾是時年甫二十六而詩格老成如是

許顗詩話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東坡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没遠紹其意

王方直詩話曰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故在鄭别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

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

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子由使北存神

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胡天坡

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

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

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雨又曰對牀老兄弟夜雨鳴

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

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遥堂詩叙云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横雲忽飄散翠樹分歴歴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跡

孫冷巉削具絕幽鑿險之能

紀年録曰嘉祐四年荆州上王兵部書曰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公由水路至嘉

州入嘉陵江由瀘渝涪忠夔等州入峽江故作過宜
賓泊牛口入峽出峽等詩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
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為夜飧安識肉與酒朔風
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人生本
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
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子獨何者

汲汲强奔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於此悟出艱難中骨力孰謂陋室荒村不可以學道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强指擿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搔首問天通以元解是即道不可名强名曰道之旨也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横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説自從漢道衰蜂蠆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烟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隠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歲

月去如瞥六師分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後幅評論孔明數語惜之至服之至也八陣圖壘人所共知其箕張翼舒之形無煩鋪敘放懷今古歷歷千年氣成虹霓詞出金石意豈獨為武侯歎絶

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兹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黙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絶澗知深淺樵僮忽兩三人烟偶逢郭沙岸可乗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黄精草叢生

綠玉篸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行自注孟昶從此入覲王行亦蜀主舊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嵓居窄似菴伐薪常冒嶮得米不盈甔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慙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妉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鷸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用險韻作長律盡如其意之所出最稱擅長首二句虛籠以作起局長江六句又作總挈其入峽十二句峽中之景物也絕澗十二句峽中之人事也氣俟八句則言人居峽之陋歎息八句則言已入峽之勞至獨愛孤棲鶻以下十二句前六句寫孤鶻橫飛自得之樂後六句寫自已局束塵勞之態兩相對照作開闔之勢知高超之樂則知高適之甘矣章法明𨻶如觀遠岫列秀青青

太平寰宇記曰瞿塘峽在䕫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

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灔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巫峽在巫山縣明月峽在夷陵州縣崖間白石如月黄牛峽在夷陵州西

三峽記曰三峽連亘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注云杜宇所鑿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喜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絶每先上前詩

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真
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岩腹有穿壙仰見天蒼
蒼石室開南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楯横半空
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囷危
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茅屋
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為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
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
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

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險境發以雄詞須看其意思閑暇蕭散處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
淵鼉鼈橫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蜀守
降老蹇至今帶連鐶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
瑶姬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坐幽且閑飄蕭駕風
馭弭節朝天闗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

邃殿羅烟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輿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珮來聽水潺潺

徐徊神境彷像仙蹤不襲用玉色頩顔及望帷褰幬一切猥瑣漫褻之語范成大巫山圖及巫山高二詩亹亹力辨何不緣軾詩巫山神女二作為証耶

吳船錄曰下巫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十二峰皆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所謂陽臺高唐觀往來

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子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瑶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令鬼神斬石疏流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坱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絶壁凛可悸仰觀八

九頂俊爽凌顥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起兀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巉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逕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笋倚孫峰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為神物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

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峰背採斫黄楊子黄楊生石上堅瘦文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絶山高虎狼絶深入坦無忌洪濛草樹密葱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挂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蘖已如臂忽聞老人説終日為歎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脱屣嗟爾若無還絶糧應不死

帶阜纓巒屯雲積氣析之則句鍊字琢合之則悠悠乎與顥氣以俱而莫得其涯

入蜀記曰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峰惟神女峰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托

荊州十首 錄三首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為屈原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國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蝦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緑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横天下懐王信弱王

俯仰陳跡懐古者所同悲壯慷慨則唐賢得意筆也嘉祐庚子軾侍其父洵自荆州浮大梁此詩當在鄭州西門作之前

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鎮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幛落月澹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閒愧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次聯是早行景色妙從首句殘夢二字生出故日月字不嫌雜見王世貞之論似密實疎

藝苑巵言曰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為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留題延生觀後山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不慙弄玉騎丹鳳應逐嫦娥駕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胡蝶入疎簾

三句觀後之景四句小堂之景唐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嘉永安義昌安陽諸主皆先後丐為道士築觀在外王真師事道士史崇元此詩中二聯較之李義山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崕又拍肩之句更為語隱而意微

趙次公曰延生觀後上小山有堂是唐玉真公主修道遺跡

青城山記曰玉真公主肅宗之姑也築室丈人觀玉真金仙二公主真容現在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何在陌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修竹水潺潺

揮霍如意五六一聯深沈雄健景中有情　蒼茫二字俱讀從上聲前人所未有此自軾詩創用唐人如韓詩讀張王為去聲白詩讀曨聰為上聲後人不審所出遂謂前賢自我作古恐不盡然耳

趙次公曰石鼻寨即武成鎮也戰國指言蜀與魏也諸葛亮作此城以拒郝昭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自此地前往寶雞為入西南矣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卧齋閤終日親劑和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飄蕭牕紙明堆壓簷板墮自注關中皆以板為簷風飈助凝冽幃幔困掀簸惟思近醇醲未敢窺璨瑳何時反炎赫卻欲躬佪磨誰言坐無氊尚有裘充貨西鄰歌吹發促席寒威挫崩騰踏成逕繚繞飛入座人歡瓦先融飲雋餅屢卧嗟予獨愁寂空室自困坷欲為後日賞恐被遊塵涴寒

更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霜雪庶以躡郊賀

和韻詩峻拔瀏利如彈丸脫手大蘇所長

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寄子由

饋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為歡恐無及假物不論貧山

川隨出産貧富稱小大寘盤巨鯉橫發籠雙兔臥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摯出舂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鄰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為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即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意而暢言之頓挫淋漓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彊不睡相守夜讙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撾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前六句比中六句賦結句猶可誇者非幸詞正以見去

日之苦多而感年之不再也此與别歲一首佳處不减魏武短歌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謂子亦頗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體勢本闊落結束入細麽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笴自注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成不精安

用彩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
跋世俗筆苦驕衆中强嵬騀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
論書實自道其所得端莊剛健一聯及體勢結束一聯
宛然見軾書法也中間揷入學射一段軒然波起凌厲
無前
韻語陽秋曰東坡與其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
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
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

氣發於胷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
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
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王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
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鳳翔八觀并序　録五首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
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荆州二
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

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强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

自注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

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㝅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耉東征徐虜闞虓虎北伏犬戎隨指嗾象胥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

萬古斯文齊岣嶁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
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
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
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黔首
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傳聞九鼎淪泗上
欲使萬夫沈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
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

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雄文健筆句奇語重氣魄與韓退之作相埒而研鍊過
之細玩通篇以冬十二月四句起以興亡百變四句結
起倣北征詩體結亦悠然不盡若韓詩起四句未免平
率結云嗚呼吾意其蹉跎又何衰颯也中間分三大段
第一段自細觀初以指畫肚至下揖冰斯同鷇㲉鋪敘
石鼓之文詞字蹟實景實事所與韓公不同者在此故
詳述於前且正是初見時情狀古器縱橫六句詳寫石

鼓之奇古固非文字鬱律蛟蛇走一句所能盡缺月嘉禾視韓詩鸞翔鳳翥珊瑚碧樹之詞又出一奇也漂流百戰四句作轉軸起下二段意憶昔周宣歌鴻鴈至豈有名字記誰某推原溯委鋪述典重自從周衰更戰國至無乃天工令鬼守憑弔古今却以六經九鼎作陪瀾翻無竭筆力馳驟中章法乃極嚴謹真足嗣響少陵

苕溪漁隱叢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

錄云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

而云爾蘇長公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史

籀變蝌蚪亦原於蘇州也

趙次公曰先生詩後段云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

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愈有科斗書

後記一篇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

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據依蓋

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科斗書者石鼓歌乃云辭嚴

羲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葢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以為宣王之鼓不知何所據而然卒以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先生詩注云維鱮維鯉而子由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

朱彝尊曰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

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攷實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實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缺亦已多矣實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字形漫汙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

夫用修之本既得自實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

王維吴道子畫

何處訪吴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

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
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
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絶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
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
斂衽無間言
以史遷合傳論賛之體作詩開合離奇音節疎古道子
下筆入神篇中摹寫亦不遺餘力將言吳不如王乃先
於道子極意形容正是尊題法也後稱王維只云畫如

其詩而所以謦其畫筆者甚淡頋其妙在筆墨之外者自能使人於言下領悟更不必似畫斷鑿鑿指為神品妙品矣

許顗詩話曰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斯評也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

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憨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
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源從
高來隨波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為湖所貪但見蒼石
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為目耽耽新荷弄晚涼
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簪深有龜與魚淺
有螺與蚶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沈無停餌倏忽
遽滿籃絲緡雖强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翠鳳棲
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毵毵自注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

合抱如彭聃彩羽無復見上有鸇搏鷂嗟子生雖晚好古意所妣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郯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參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暮歸仍倒載鐘鼓已韽韽

前幅寫東湖之勝而曰湖所貪曰目耽耽匪直摹景而已入後自寫閒遊實有懐抱觀古今之意扶風古三輔

政事豈汝諳二句意最深厚得簡兮詩人之旨沈屈下僚勾檢簿書無由得盡其才不得已而為湖上之遊詎與尋蹤探勝者比攷是時軾為鳳翔判官陳希亮為府帥以屬禮待之或謁入不得見軾壯年氣盛不相下其客位假寐作有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鬚鬢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此詩末復云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無聊不平時一發露於辭氣故必知其人論其世而後可與言詩後人注詩者俱未見及此客位之作編入通

守錢塘時併其年譜中次序亦錯謬矣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赬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身强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蒼蒼莽莽意到筆隨中間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十

字奇警奪目可與老杜七星在北户河漢聲西流相匹敵

趙夔曰此詩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李氏園 自注李茂貞園也今為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鞭叩其户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影十步九移目異花

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牕户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鵲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皴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圃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秋氣蓄盡東為方池野鴈雜家鶩紅梨鷩合抱映島孫雲颭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硗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兼袁叔抽錢算閉口但未擁羮粥

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囿藉没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蝨生刀鞨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自注俗猶呼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我令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辨一身永與清景逐

敘園中景物委折詳盡自西而南而東而北一一點睛宛似柳州小記後以感慨之情寓通曠之見令人意愜

五代史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禧宗間以功拜鳳

翔隴右節度使賜姓名昭宗景福元年反犯京師加
拜尚書令封岐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
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
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
懐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敧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
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

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
夜色蒼凉撫景懐人想見竟夕裵回之致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横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谷中暗水響瀧瀧
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嵓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
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麏竄修竹入門突兀見深殿
照佛青熒有殘燭媿無酒食待游人旋斫杉松煮溪蔌
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

日亂千巖散紅緑門前商賈負椒荈山後咫尺連巴蜀
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顔謝以後古詩多有對偶終篇者入唐遂以有聲病者
為律無聲病者為古至於七言古體亦時一有之若少
陵之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子規夜啼山
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昌黎之大蛇中斷喪前王羣馬
南渡開新主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種竹門可款硬語
排奡視唐初四子及元白諸家之宛然律調者不可同

日語也若其自首至尾無句不裁對無對不瑰偉絕特則惟軾集中有之實為創格此作亦其一也其中寫景處語刻畫而句渾成讀之可怖可喜筆力奇絕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卷沙一朝長

星墜竟使蜀婦髽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烟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
不著議論而鬱拔縱横之氣自寓語澹味長最是高格
郘長蘅曰蕭蕭閒馬嘶詩車攻篇蕭蕭馬鳴毛傳言不讙譁也公詩用此意
三國志曰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仲達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襍於渭濵之閒而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

趙次公曰案長安志引水經注曰斜水北歷斜谷過五丈原亦謂之武功水又曰武功蓋在渭水南郿縣北是令先生禱雨於虢縣之磻溪故所經由望見郿縣之五丈原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錄五首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已敷妍醜各自矜蒲萄雖滿架囷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葵花

雖粲粲蔕淺不勝簮叢萲晚可喜輕紅隨秋深物生感

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感亦非汝能

種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種叢篁春種秋可倒陰

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柏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天工

巧有幾肯盡為汝耗君看藜與藿生意常草草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揷牵

牛獨何畏詰曲自牙蘖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南齋

讀書處亂草曉如潑偏工貯秋雨歲歲壊籬落

蘆笋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黄葉倒風雨白花摇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遶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自注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唯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前四首俱是雜寫花木隨處拈出妙諦非見道忘山者不能獲此圓通也末首則别為一調秀語奪山緑一句情味備至每於稱許轍處想見其友于式好有怡怡之樂此數詩格調柴桑淡遠修武倔奇殆兼擅其勝

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廵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黄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

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卷毛尾熱
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
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戍兵久閑可小試
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
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砉逢箭
避犬逸去窮投罝驚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鵶
弊旗作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分麏主人置酒聚狂客
紛紛醉語曉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啖直欲追羲媧

青丘雲夢古所咤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炙羿
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閒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
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
獵獵霜風吹帽斜

從焼園指出物性愚迷語直而曲巡邊將軍以下十四
句以議論敘事颯颯灑灑具有聲色此段既極奇橫故
主人置酒以下更為紆徐以暢其氣結用獨孤側帽事
恰合會獵情景而役使無痕但覺有餘韻逸趣其才真

能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蔕也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嘗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况肯從我為

厭事人無事更悲說來絕倒即就起動相以証真諦之寂然何必坐斷千崖乃得慧眼無見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
今日棲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
朅來東遊慕人爵棄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
惟有霜鬢來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
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與君未可較得失
臨別惟有長嗟咨

送其失解歸而乃勉以讀書朋友切偲之義莫過於此

董遇百徧見義熟讀之謂也王筠重覽與深深思之謂也讀書之法亦莫過於此　安惇初從軾遊末流乃與元祐諸賢為難當時至有童謠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蓋大惇謂章惇小惇謂安惇也然則安惇乃正世之狂謀謬算者此詩知其他年名宦恐不免而始終以熟讀舊書為箴規固早有以窺其微矣

許彦周詩話曰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

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
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户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
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强孔融不肯下曹操
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
自言静中閲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籍又屢舞
傍人大笑供千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我與子猶徬徨

世人共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里烹猪羊君歸為我道名姓幅巾他日容登堂

謂恕借舊史以誅姦強即是軾借舊史以刺執政恕乃剛直者詩固不嫌明目張膽而道之至於恕歸而匡廬色喜言外有直道難容之歎匪直幸其無恙遄歸也

按恕為渙之子治平間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薦恕為

局條詩内所指舊史者此也臣廬先生則指其父渙言之

施元之曰劉道原名恕筠州人介甫執政道原在館閣欲引寘條例司固辭是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較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至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道原不以為意或稠人廣座對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此詩端為介甫而發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况介

甫又云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益著其

面折之實也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

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

迷真色魚鰕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

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塵暗人亡

鹿溟翻帝斬鼇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襃失意各千里

哀鳴聞九皐騎駷追滄海將虎得綈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游遨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開卷遥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鯤化陋儵濠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初讀之但覺鋪敘排比詞氣不減少陵耳詳味其詞乃見下筆矜慎之至蓋題是次張安道韻則先有張詩在意中非泛然為少陵作賛頌也地偏四句但將從來詩

道之敝廣譬曲喻轉入杜陵只用傑字一言之褒而其起衰式靡立極千古者已意無不盡此下只是慨其遭際更不論詩即軾平日所云發於情止於忠孝者亦不一及又俱借謫仙為陪以與下開卷知音一聯情事相映合結仍用比喻以應前文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其一一次韻天然又不過汗漫之餘技矣

傳堯俞濟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栽種成陰十年事

倉皇欲買百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
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堯俞本鄆州須城人徙居孟州濟源嘗有讀書詩云吾
屋雖諠甲頗不甚蕪穢置席屋中間坐卧群書内觀此
則知詩稱畫圖良非虛譽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
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静寡辭

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
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閑
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
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
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
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語此長太
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前首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即李陵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之意用作發端語覺悲愴切至更為過之後首本是直抒胸臆讀之乃覺中心菀結之至者此漢魏人絶調也

烏臺詩案曰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為第轍曾差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而罷能既美弟轍去之果決則意亦是譏新法不便也

施元之曰神宗青苗法既行子由度不能救以書抵介甫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同列止之除河南推官會張安道知陳州辟為教授東坡是時亦以論新法為介甫所嫉通判杭州出都來陳子由送至潁且同謁歐陽公而別蓋熙寧四年也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植

獨畫峨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孫松崖崩澗絶可望不可到孫烟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烟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顧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宫

長句磊砢筆力如虬松盤屈真可匹敵杜陵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臣郭　坦